

● 晨 声 / 著

刀耕火种集 · 刀耕火种集

刀耕火种集



远方出版社

● 东岳诗丛

DAOGENGHUOZHONGJI DAOGENGHUOZHONGJI





● 晨声 / 著

刀耕火种集·刀耕火种集

刀耕火种集

远方出版社

刀耕火种集

晨 声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

山东省城乡建设勘察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6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595—313—9/1·133 定价:16.00 元

自我介绍

晨声,原名姚昆炳,海南琼海人。脱胎在风纠浪缠的万泉河畔,扶着坎坷的岁月学步,喝着童年的夜色长大,曾苦苦追求一束烛光

.....

虽未验过血型,但绝非“杂种”。

平生有三爱:光脚丫、和伢伢学语的小孩谈心、写诗。平日有三好:烟、茶、孤独的失眠。平时有三怕:怕蛇、怕狗,怕扮鬼的人。

人生观:你兴我兴时兴兴兴鲜尝辄止

苦难灾难劫难难难反刍无遗

处世观:三人同行有我 难得糊涂

四海之内皆兄 不亦乐乎

物象观:顿悟者玄(玄者莫名之有);小悟者虚(虚者若失之无);大悟者无(无者旷远之象);彻悟者朴(朴者本真之德)。

诗歌观:诗也朴;道无纯。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黄河诗报》特邀编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著有诗集《火之诗》、《燃烧的潮》、《外面的世界》(合著)、《滚烫的创伤》,其中多有不成器之作。《刀耕火种集》是我的第五部诗集,除偏爱其长诗“两海两大”(《海潮》、《海报》、《大林莽》、《大沙漠》)外,其余不过系因“补钉的情绪”所生发的“不断的断章”而已。

有兴趣垂钓,恐诗清无鱼;我在分流的字行间等你。

终极意义的指向(代序)

——晨声抒情长诗艺术论

牧羊女

然而路在何方
除了风沙还是风沙
风沙的撒野风沙的游牧风沙的魔盆
路的尸骨被打得粉碎

没有路
都是路
路 在 何 方

∴
∴

除了死亡
或者新生
人性的虐疾如何救药
空间盘桓灭顶的恐怖

——《大沙漠》

神性与兽性勾结、高尚与堕落交媾、痛苦与希望纠缠，理性的光芒陨落于深渊。历史把这样一个人性在壁龛里呼救的人文背景推到我们的面前，这对于一个深刻而敏感的诗人而言，无疑是对机遇的一次把握。艾略特早在二十年代就以杰出的《荒原》，完成了西方人心灵结构的变迁。然而，我们的诗人似乎缺乏这种自觉意识，他们不是在传统诗歌意识形态中作惯性滑行，就是忙着解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实验。就在诗坛沸沸扬扬或弃笔或实验或小情小怨泛滥的时候，晨声却在默默地沉思，寻找着自我的爆破口。终于，他决心致力于长诗创作，并很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空间——努力摒除现实功利性的诱惑，把逼近现代人的灵魂作为艺术追求的终极目的。《海潮》、《海报》、《大林莽》、《大沙漠》接二连三地面世了，这些诗以深刻的理性洞察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底，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从而被有的评论家誉为这是对当代诗坛的一次严肃而有力的冲击。

我想 93 年应该是晨声的图腾年。他自从在这一年发表了《海潮》后，被压抑的诗情终于喷发了：94 年发表了《海报》，95 年发表了《大林莽》，96 年定稿《大沙漠》。一年一部长诗，一部一个台级，飞跃跨度之大，常令我震惊不已。以至于当读完 450 多行的《大沙漠》初稿以后，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对自己说，今后再也不敢写诗了，在跳动着一颗大灵魂的艺术品前，我只能这般地检讨自己。一滴水珠尽管晶莹剔透，但是毕竟轻飘无力。

晨声是一位自觉以哲学意识和历史眼光透视诗性文本的严肃诗人，其系列长诗都是以恢宏的历史空间作为背景，

以价值迷失与精神重构,作为其思想框架,把东方人感伤、堕落的迷失心理与抗争、觉醒的寻找意识交织于同一文本,真实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取向的演变轨迹。总之,哲学的思、史学的定位、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直觉的撞击交融,使他的长诗艺术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和价值。

《海潮》是晨声长诗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起点,也是一部离现实生活较近的作品。诗人是从社会生态环境和现代人灵魂骚动的角度切入诗文本的。它表现的是传统价值崩溃以后,现代人纷纷落水以及在浪涛中沉浮挣扎的彷徨心态:

人蜂涌而来
浪蜂涌而来
老的少的
高的矮的

(画外音:退下去的总是海
看热闹的总是岸)

岸边 徘徊着
一个刚泡过浪的人
——上去
还是下去

——《海潮·海边小景》

传统的美和善在新的形式下都崩溃瓦解了,自我感觉和自我意欲变成了道德的基点。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自由,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却又陷入了抉择的彷徨:

上岸还是下海？生存还是毁灭？即如何承受自己生命的重量，就成为当代人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因而，“海”在本诗中，除了暗指商潮的社会背景之外，还赋予文化心态的内涵，更充当了诗人价值观的客观再现物：

一步步走向你
与你结成刎颈之交
在你的项背 我站成一座岛屿
我不会泳 就用脚将你锚住

——《海潮·岛屿·探海者》

诗人对由于生存背景的改变而引发出灵魂裂变的现象进行了思索：人性虽然经不住私欲的诱惑，逐步走向“海”。然而诗人并不打算随波逐流，诗中的“你”显然是某种价值、道德或真理的象征。其实，《海潮》的核心思想就是表现一种在堕落大环境中求生存的意志：

我不再是色盲
不再是夜的那个样子
即使将所有的灯光关闭
包括日月星辰
我会从自己血和泪的光源中
找回你

——《海潮·岛屿·探海者》

诗人以自我完善的方式做着最后的坚守，以个性独立对抗

庸俗侵蚀,以自我信仰支撑其躯体。

真实的体验、真挚的情感、新鲜灵动的意象和语言,都使初读《海潮》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耳目一新、怦然心动的感觉。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海潮》的话,便会发觉这部成功诗作的疵瑕,那就是艺术境界还较拘谨于生活面,没有创造出一个更广阔、更深邃的形而上精神空间。对于一部长诗,这不能不说是不可忽视的缺陷。晨声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及时作了调整——时隔一年以后发表的《海报》,便表现出诗人新的美学追求。《海报》以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光辉贯穿全诗,这就不但使诗歌超脱出某一层面的感物抒情,而且还从形而上的高度直接深入到群体生存的危机之中。我以为《海报》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登上了一个新的台级:

没有圣地可以超脱苦难
只有苦难对苦难的超越
死亡的腹地
原是生命的摇篮
以夜的深邃

——《海报·海的证词》

诗人唱起苦难超越苦难、死亡超越生命的颂歌。或许晨声那不向苦难屈服的人格,以及执著于人生探求的悲剧品格,都和大海那波澜壮阔那舟翻楫折的内在精神相暗合,所以他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把灵魂投进大海。不过,这一次的“海”已不是《海潮》中的“海”了:《海潮》的“海”是一个泥

沙俱下,善恶美丑交汇撞击的海,它表达了诗人对善性力量的翹望。《海报》中的“海”已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交锋中挣脱出来,转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因而其“海”则是死亡或者新生的象征。这个“海”的意象无疑渗透进了宗教意识,它以歌颂死亡的方式歌颂新生:

灵魂如殒雨的花瓣
盛开盛败
死亡为死亡喝彩
以哀悼的仪式
投入赌注

——《海报·序·海的体味》

诗人认为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似的盛开又盛败的堵注游戏,只有敢于直面死亡才有获得超脱与新生的可能。于是,诗人决定以放弃生命为代价,去游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

恐怖
如绕梦的毒蛇
所有的毛管都皱起眉头
不敢颤栗
而且
不敢充血

——《海报·“鬼城”丰都之一》

告别了现实的岸,诗人沿着死亡的腹地旅行:周围的风

景渐渐消退了色彩,宛如进入时空失忆的领域,空气越来越阴森窒息,“鬼城”的大门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若隐若现,于是诗人不无担忧的问:

鬼域也有人城吗
界河那边的鬼魂
可也怕人 也可
怕被塞进胎囊
挣破血泊的哭声

——《海报·“鬼城”丰都之二》

当诗人的脚步即将抵达“鬼城”时,他突然变得又犹豫不定了,逃离人城而投奔“鬼城”,就一定能摆脱苦难的追逐吗?如果城内的鬼就是城外的人,这一脚踏进去又有何意义?

在这鬼域之城
想象都不敢放肆
生怕一不小心
错探地狱之门

——《海报·“鬼城”丰都之一》

对死的恐惧,实际上是源于对生的留恋。诗人只能在做鬼不成,做人更难的夹缝间彷徨和思索。《海报》一诗,不但从思想高度上超越了对某种道德价值的追踪,而且还从人们既迷恋死亡又恐惧死亡的矛盾心理,反映出现代人灵肉分离、进退两难的生存困窘。正如吴开晋先生在以书信

形式写就的《从个人生活体验到人生经验概括——关于〈海报〉与〈海潮〉》的评论文章里所说：“我不知你在构思时受没受到过但丁的《神曲》和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但丁把他对丑恶现实的鞭打和美好理想的追求都溶入他的‘地狱’、‘净界’和‘天堂’中去了；而艾略特则把一腔愤懑和失望化入西方的‘大荒原’，我想你可能受到过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启示，从而把自己对人生的见解、体味化入茫茫无际的人生‘苦海’中”。的确，但丁和艾略特是晨声比较喜欢的外国诗人，《神曲》和《荒原》他曾反复读过，尤其是诗中那种包容一切知识、一切思想和为时代作总结的恢宏气度、深邃历史空间感，都曾对诗人艺术观的转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使诗人形成了以整体观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新的艺术视角。比如《海报》一诗，晨声就彻底告别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从哲学的层面对世界进行统一性把握，把生命与死亡，白天与黑夜，幸福与苦难等种种对立、矛盾的价值体还原成对生命本身的认识范畴：

饥渴的灵魂
举海而饮……
真正的岸
在海的最极……

——《海报·跋·港湾和岸》

在自然与人生共构同生的艺术境界中，诗人醒悟到能说出口的真理都不是真理，能找到的港湾都不是港湾，世界和人生是永远说不明白的谜。诗人在《做一回“野人”》中这

样说：“当体验从灵魂发端又复归灵魂而附于形体，我曾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自己）港湾。殊不知真与伪、生与死、灵与肉、人与鬼、生存与生态……总要制造越来越大的落差与烦扰，迫使饥渴的灵魂不得不举海而饮，用痛苦喂养痛苦时，我终于觉悟：苦海茫茫，但回头非岸。”家园沉陷，人类像飘流的小舟于茫茫无际的大海：

灯塔已被折为沉戈
座标迷失 人性锈落
那盏闪耀着共同语言的航灯
已经沦为夜的祭品

——《海报·跋·港湾和岸》

“灯塔”、“航灯”、“座标”这些曾代表着前方、希望和光明的意象符号，一夜之间都背叛了大海，变成了黑暗的殉葬品。于是，被人性遗弃的人类还得在迷失的航道上继续浪迹。

《海报》的深刻思想内蕴体现于它沿着生与死的航线穿越了现代人的灵魂世界；以崇高苦难感的艺术氛围，晦涩多意的思想演绎和内在严谨的精神逻辑，构成了该诗既雄浑、悲怆又具有象征性的风格特征。

经过《海潮》、《海报》的颠簸流离以后，诗人该魂归何处？

晨声的《大林莽》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同时也是晨声诗歌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在思想上，它虽然承续了《海潮》、《海报》的命题，但是却不再单纯地从生来还是死去的角度思考生命了。诗人开始进一步挖掘人类危机心理的内

在契机：即把人性的迷失与对人性的寻找，做为全诗的逻辑起点，从而开拓出更为丰富宏大的艺术境界。可以说，《大林莽》不但以深邃的思考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而且还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喻体。

首先，《大林莽》以“森林”意象替代了《海潮》、《海报》中的漂流色彩。这一意象的转换，标志着诗人从以道德价值观念为基准的抗争意欲转入到形而上的迷失意识形态。“迷失”概念无疑属于现代诗学探讨的命题，它一方面意味着个体生命远离群体秩序而产生的孤独、迷惘心理；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现代人理性意识的觉醒。诗人这样写道：

每一棵树都长着阴谋
每条根系都拥有一片腐土
所有的路都布满迷失
抵触的目光
——成为方向的囚徒

但丁在很早以前就曾迷失于这片林子，或者说正是这片林子悄悄散发的迷失感觉，使他转而游历了地狱、炼狱和天堂。《大林莽》出现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以后，“林莽”意象自然就具有了迷失和探索的双重象征——诗人在向世界整体秩序提出质疑的同时，也考虑到如何用理性之光重构家园。

一部优秀的诗作是诗人宇宙观的裸露与言说，我们从《大林莽》里，就能看到诗人时而悲泣、时而冥想、时而坚定又时而彷徨的多种情感纠缠交锋于一体的情景。或许正是这种复杂性，促使诗人采用了梦幻的结构形式。全诗以“迷失”和“寻找迷失”的迷惘意识作为思想的基调，又以梦幻联

缀方式把散乱的思维 and 意识统一到同一艺术空间,共同构成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

一边崖峭壁陡
一边幽谷深邃
生命是一块失足的石头
悬空陨落
辗过荒芜
在浩渺的深处
圆寂

当诗人进入了茂密的大森林后,好像站在了多种选择的交叉口,似乎每一条路都布满迷失,但每一条路似乎都能通往前方。经验告诉诗人,看上去是路的路可能并不是路。果然,上路不久的诗人遇到了绝境的埋伏——一边是“崖峭壁陡”,另一边是“幽谷深邃”,诗人瞬间被逼到寸步难行的生存“孤岛”,命运真的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般荒诞无常,此时唯一逃脱的办法只能是“圆寂”。由于这部长诗并不是把描写死亡意识作为终极的追求,在界临于生与死的夹缝里,诗人发现了另一条路——凭藉梦幻飞出死亡的墓地:

梦的墓地
座落在生死的边界
界碑
就是我的墓碑

此岸与彼岸、短暂与永恒、存在与虚无等困惑着现代人精神的音符,就在梦幻中建构起一道家园的门槛,找不到肉体的

灵魂和流浪的孤魂都纷纷赶来涅槃。

《大林莽》一诗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从哲学的角度,深刻地反映出深陷困境的东方人,寻求建构的不屈精神。吕家乡先生在《“天葬”之后是成熟——晨声〈大林莽〉试解》一文中,曾把该诗和艾略特的《荒原》作了简要比较:“读晨声的《大林莽》不由地会联想起艾略特的名作《荒原》。《大林莽》的恢宏气势,巨大的概括力,主人公‘我’的时出时没,非抒情、非叙事、不构成规、附体赋形的结构,还有它的类似《荒原》姊妹篇的诗题,等等,可能都得益于《荒原》的借鉴。但《大林莽》是中国诗人创造出的地地道道的国货(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两相比较更可看出它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荒原》弥漫着荒凉衰颓的气氛,这里最欠缺的是象征生命力的‘水’;《大林莽》却充满蛮悍与残酷,这里最活跃的是象征毁灭的‘死神’”。“水”,确实是《荒原》的核心要素,它是西方人丧失宗教后精神状态的象征符号。《大林莽》一诗虽然也流淌着死亡的气息,但是这片林子毕竟还年轻,在衰颓的背后,昂扬着蛮悍生命力的激情。正是这种激荡着穿越“死神”墓地的豪情,撑起了诗人内在思想的支点:“在眼泪不属于感情的时候/在生命不属于感觉的时候”,诗人便咬紧牙关:“烧一堆篝火/为胆子取暖……”之后,又继续开始了那茫然无尽的富有东方神秘色彩的苦旅和探索。

“为寻找迷失的灵魂而迷失”是《大林莽》的内在思想逻辑,该诗是一部从形而上的高度,表现迷惘中探索的优秀之作。它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显得比《海潮》、《海报》更加成熟、大气,散发着震撼灵魂感染力,使人读后不得不在“所有的希望都被苦难堆垒/剩下的空隙是自堕的深

渊”这一特定的存在状态中作深层的反思。

无疑,晨声的系列长诗都具有不太好把握的思想内涵,因为贯穿其诗歌文本的除了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以外,还是整个人类进入世纪末灵魂大喧哗的象征。如果按照精神维度和流派风格来划分,这些长诗,尤其是《海报》、《大林莽》和《大沙漠》,无疑都是现代主义范畴内的作品。然而,他的诗又决不是对某个派别的模仿和图解,而是真正抵达了现代人内心隐秘后的创造。正是如此,他的诗几乎包蕴了整个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历程——既有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框架系统,又有存在主义所强调的精神状态,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或者说,在恢宏的象征符号系统里,诗人以梦幻、直觉的表现手法,完成了对存在主义精神的开采。其文本的复杂性,就决定了我们在读晨声的长诗时,必须要自觉地把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作为参照物,力图在大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把握其意义。中国是一个泱泱的诗歌大国,短章抒情诗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缺乏史诗和长诗传统的民族。当然,诗歌艺术不能以长短论高低。但是对一个民族而言,只有当民族精神幻化成某一艺术范式后,该民族才能成为永恒的象征。正如荷马史诗使整个古希腊文明闪烁着更加圣洁耀眼的光辉。不用说,这种史诗、大诗的诞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既需要历史提供机遇,又需要诗人自身具有兼容并蓄、包容大度的艺术气质。尤其是当代诗坛,许多最新潮的诗学观念和流派,在扩大我们艺术视野的同时,也容易使人失去自我定位的能力,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迷失了个性。目前困扰诗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